

夜宿边关，饮一口水都是一代代人的骨气和巍然，哈一口气都是千百年来凛冽和孤寂。可就在这水与气的升华里，戍边人有了不同的心境和情愫。有人把一生走成了一条路，有人把一生站成了一棵树，有人把一生立成了一座丰碑。

白哈巴、阿克哈巴河、阿拉马力……沿着祖国西部边境漫溯，百里雪山匍匐连绵，百里白桦如龙蜿蜒，百里葵花纵横绽放，百里棉田茫茫无边……每年秋天是这里最美的季节，层林尽染、浓墨重彩。

离边境越近，越能感受大漠孤烟直；离城市越远，越能体会长河落日圆。

比冰雪还纯粹的，是战士们戍边的心

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再到白哈巴边防连，历时11个小时，我们从天黑走到天亮，有人却已走过10年时光。

在这里驻守10年的王鑫，曾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真好。”

一个兵，一匹马，一条路，一颗心。

白哈巴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上、阿尔泰山的深山峡谷之中。冬天，雪没过膝盖，最深的时候能完全淹没人的双腿，这时，军马就成了巡逻时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和军马在巡逻路上的故事，那真是一天一夜也讲不完啊！”王鑫笑呵呵地说道。

中哈边境1号界碑位于沙刚沙拉山深处，巡逻一次要翻越8座高山、蹚过5条激流，途中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有一次，巡逻路上冰雪覆盖，王鑫失足坠入深沟，在他筋疲力尽、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是一匹枣红马的小马跑回连队引来官兵救他。“没有军马我就没命了。”王鑫一直感念这匹马，也给它取名“王鑫”。如今，“王鑫”是群马中的头马，每当有牧民的马靠近边境线时，“王鑫”便主动上前驱赶。

王鑫和“王鑫”都担负着连队的巡逻重任，每到例行巡逻的日子，王鑫便早早地为战士们选好马匹，“王鑫”则是开路先锋。冬季大雪封山，这里变成无人区，

翻雪山、过山沟、蹚冰河，几年下来，王鑫把自己练成了“活地图”，再大的风雪，有“王鑫”的陪伴，他也能找到巡逻路。

常年行走在边防线上，坠马、掉河、落崖、遭受熊和狼等野生动物的突然袭击……如此种种几乎成了白哈巴边防连战士的日常。王鑫说，已经数不清自己曾被冻伤过多少次，也数不清战友们经历了多少次险情。“我们都习惯了，只要留在这里一天，就要坚守自己的职责。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永远都不离开。”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王鑫没有陶渊明的心境，却有他想要的际遇，随心守在这里，他很满足。

只有荒凉的大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阿克苏用维吾尔语翻译过来便是白水河，可是在阿克苏看到的，大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可是到了这里，连野草也打怵了。

只有荒凉的大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执勤二中队的“胡杨卫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守护着一方热土。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15年前，罗兴国第一次来到阿克苏的时候，才真正读懂岑参的这句诗。

每年3月，阿克苏便狂风大作，黄沙漫天，一直持续3个多月。从哨楼向远方瞭望，茫茫戈壁、毫无生机，中队官兵每天起床后，脸上都会落层细沙。

没有人生天生爱荒凉。罗兴国看着荒凉的环境，看着脸颊皴裂的官兵，作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种树！”

戈壁荒漠，沙粒飞扬，大风呼啸。只有种树，才能改变环境；只有种树，才能留住官兵。“我们不能改变整个戈壁滩，

西陲漫记

■朱伯燕

但是我们要保证营区绿油油。”

刨开不渗水的“胶板土”，破开近2米的盐碱层，换上用小推车从20多公里外运来的熟土，种上第一批小树苗。2003年，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条件下，他们不知用坏多少铁锹。

天热了给它打伞，天冷了给它穿上稻草棉衣，可即便这样，第一批小树苗还是死了。很多人私下抱怨：“这种地方，连人活着都困难，树怎么可能活，我们还是不要再种树了。”罗兴国听了以后，头一次红了眼，对大家说：“种树是使命！”

经过了很多次失败，种下的100棵小树苗，终于成活8棵。战友们甭提有多开心了！看到这8棵幸存的小树苗，就像看到绿色的希望在蔓延。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希望；有信念的地方，就会有一切。

如今的营区一片绿油油，瓜果蔬菜样样齐全，战友们开心地为我们一一介绍：“这是去年刚嫁接的大枣”“这是马上就要收割的大白菜”“你现在吃的苹果就是从这棵树上摘下来的”……坐在结满果实的葡萄藤架下，提起当年的这些经历，罗兴国叹了一口气，有对当年艰辛的感慨，又满是对今天收获的自豪。

第一批种树人，早已离开这里，但他们亲手栽种的树苗成活了，生机勃勃地站立在边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坐在阴凉处，吃着官兵们自己种出的葡萄和苹果，我感恩着、感激着、感动着。

边防的苦都吃过了，以后什么苦都能吃

伊犁军分区阿拉马力边防连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边防的路都走过了，以后你什么路都能走；边防的苦都吃过了，以后你什么苦都能吃”。

这句话道出了戍边的艰辛与奋斗的酣畅。

曾经的阿拉马力，因为不通水、不通路，条件艰苦，一度有超过8成的官兵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1986年，担任阿拉马力边防站炊事班班长已4个年头的章福海回到陕西老家探亲。他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集贸市场用自己的津贴费买回一盆石磨。家人问他干啥，他笑着说背回边防为官兵磨豆腐。归队途中，他背着石磨转了4次车，最后步行70里路，硬是把石磨背回连队。他用这盘石磨，当年就为连队做豆腐2000斤，并让全连官兵喝上香甜的豆浆，从此官兵们亲切地称他为“豆腐班长”。

在连队后院，有两棵并排而立的松树，这是连队的夫妻树。它们是1969年第三任连长祝恩福的妻子在探亲准备返回时从后山执拗点移栽过来的，临行前她对贺连长说：“你守边防我守家，家中有我莫牵挂。”

一盆石磨、两棵树，承载着一个故事，记录着戍边者浓烈的家国情，如今，更是化作一种精神激励着阿拉马力边防连的每一位官兵。

挥手作别，车行西陲，陪伴我们的依旧只有绵延的山脉和无尽的雪花，可我们的心里，装满戍边战士的“风花雪月”。这风是铁马秋风，这花是战地黄花，这雪是楼船夜雪，这月是边关冷月。

夜，还是来时时的样子。唯一不同的便是千年的寒冷已被戍边人的热情渐渐融化。塞北温情时常在，边关冷月亦温存。

将你的生活与他们的比较后，你才了解，岁月静好里有他们的负重前行；你才明白，军人付出远远超过“军人优先”。

（作者系中国网网记者）



新兵染发

■李芳



新兵连有一个新兵叫石尚，是带兵人眼中的“风景”。其实，他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除了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还有一头好看的头发。

今年新兵起运前，县人武部在民兵训练基地对预定新兵进行为期一周的役前教育训练。前来采访的晚报记者看到那个穿着体能训练服、白净的脸上挂着汗珠儿的兵时，眼睛瞬间被燃亮，便把镜头对准石尚。之后，石尚的特写镜头作为压题照发表在晚报上。这不，石尚把报纸带到了新兵连，恰巧被班长看到：“石尚还上了报纸啊，不错！”班长接过报纸，认真看了石尚的训练照片，接着说：“确实拍得不错，但我敢断定这个摄影记者没有当过兵，否则，这张照片不会登报的。”

班长的话一出口，新兵们都瞪圆了眼睛，石尚的脸上也没有了春风得意。班长对围在身边的新兵说：“关键是他的‘酷头’。”有人迷惑了：“班长你开玩笑吧，石尚的裤子咋啦，不都是统一样式吗，难道他的裤子跟我们的不一样？”“此‘酷头’非彼裤头也。”班长话音一落，新兵们一阵哄笑，石尚的脸渐渐成了一块大红布。

接着，班长又说：“今天饭后，趁休息时间都去理发。”大家不约而同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像是对班长说，入伍前刚剪过啊。班长明白大家的想法：“不错，你们都理过了，但发型不一致。”然后，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说：“像我这样！”

班长又喊道：“石尚！”“到！”“你也不能太时尚了，别人理发你去染发！染回原发色。知道啥叫原发色吗？”班长的语气里多了些严肃。

石尚稍微愣了一下，大声答道：“是！”他在心里重复着班长的话：原发色，原发色！

午饭过后，新兵们都涌向军管理发部。不用班长交代，理发师自然知道给这些新兵理成什么样的发型。理发师面带微笑，给刚坐下来的新兵披上雪白的围布，手中的电动推子便有节奏地工作，只需七八分钟就能理好一个头。

理完发的新兵等在外边。经过役前训练的他们，对部队条令略知一二，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一块儿出来，得一起返回。

所有从理发部出来的新兵，发型都像是一个模具里铸出来一样，板寸头泛着青春的光泽，显得精神又帅气。

理发的人多，不光是石尚他们班，还有其他班的兵。石尚头发本来就短，被帽子遮着，他想最后一个理，这样的话，别人就看不到他染着棕红色的头发了。由于他不主动往那挪，直到连队那边传来训练的哨声，他也没能染发。

哨声就是命令，石尚心里有点矛盾：回去吧，头发还是棕红色，怕班长批评；留下来染发吧，又耽误训练时间。“石尚，你还不走吗？都吹哨了，再不走可就影响下午的训练了。”有人喊他。这时，他决定不染发了，回连队准备挨班长批。

训练前第一项工作，班长要检查午饭前布置的理发任务。齐刷刷的队伍，大家都脱去迷彩帽托在手上，班长打眼一扫，只有石尚没能完成任务，头发依然是棕红色。

出乎石尚的意料，班长并没有批评他：“石尚，是不是理发的人多，你没有排上队？没事，有的是时间。”

下午，新兵连集中学习《内务条令》，之后由各班组织讨论。石尚所在的班被带到学习室外一个空旷的场地上。秋风微微，树叶沙沙。班长让大家盘腿而坐，围成一个圆。新兵们把迷彩帽脱下，捏成一个船形，放在自己右前方约50厘米处，手平放在膝盖处，抬头挺胸，听班长给大家逐一解释条令。到第七章《军容风纪》，班长把《内务条令》递给石尚，说：“第八十三条，你来读给大家听吧。”石尚大声念道：“军人头发应当整洁。军人发型应当在规定的发型示例（军人发型示例见附录十）中选择（生理原因或者医疗需要除外），不得蓄留怪异发型……军人染发只准染与本人原发色一致的颜色。”

学到这里，新兵石尚明白班长为何让他去染发了。军人的原发色才是本色。这种本色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传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军人都要保持本色不变。

晚饭后，石尚主动向班长请假，一个人直奔军管理发部。他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自言自语道：“一定要洗去与原发色不一样的颜色，新兵入营，一切从头抓起。”

战士（油画）



刘剑英作

父亲的骄傲

■文明



和母亲视频的时候，父亲总是坐在旁边盯着手机屏幕里的我，花白的络腮胡格外显眼。

小时候，常在父亲怀里上蹿下跳，父亲总会把他长满胡子的脸贴到我脸上，胡茬儿扎得我拔腿就跑。

2016年初，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父亲在村口等我，粗白的络腮胡和黧黑的脸形成鲜明对比。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把我拥在怀里，胡子扎在我脸上依旧刺痛。我紧紧抱住父亲，想起这些年他为我做的一切，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家里兄弟3人，我是老大。把我供到大学毕业，父亲没少吃苦：种地、进煤窑、上工地……有一次，为准备我的学费，父亲凑了几十个鸡蛋，冒着烈日走30多里山路去借钱。我知道，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之前从来不找亲戚朋友借钱。看到父亲的无助和奔波，我说先休学，等有钱了再上。父亲只说了句：“上学是大事儿，爸爸会想办法。”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像经历一次灵魂的洗礼，眼泪总在眼睛里打转。我欠父亲太多。都说养儿防老，我却远在异乡。现在能报答父亲的，就是握好手中枪，站好自己的岗。

你们是海上日夜吹响的号角

——致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

■浮舸

是地壳的哪次运动造就了这个岛
是什么造就的恶念发动了这场战争
刘公岛和甲午战争融为一体
被海水雕刻成岁月的风景

一个小女孩从远方走来站在雕像前
一字一句阅读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
还有陈京莹那封家书

战火远去
大海平静

那些厮杀和屈辱都被海水收藏
变成这个岛上的符号
你们的血四散开去
燃烧着一代代后来者

短笛新韵